



大师的智慧

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之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照我的经验，作一点带有创造性的东西，最容易觉得累。无论是写一篇文章或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

蒋晔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



大师的智慧

冯友兰

蒋晔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友兰/蒋晔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 10

(大师的智慧)

ISBN 978-7-202-06864-9

I. ①冯… II. ①蒋… III. ①冯友兰(1895~1990)-
生平事迹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995号

丛 书 名 大师的智慧

书 名 冯友兰

著 者 蒋 晔

责任编辑 贺秀红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艺凡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81 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864-9/K·1049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生死存续、浴火重生的世纪。本世纪的初始，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列强出卖主权，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神州大地被列强豆剖瓜分，上海黄浦公园的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语）富有自强不息传统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经过一百多年、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待人杰。”（冯友兰语）从那时到现在，华夏儿女又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历经反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内乱的曲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跨越发展，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成为综合国

力强盛的大国、强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影响日益扩大。

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蒋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文化策划人。他从1994年开始采访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迄今已采访了三百余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出版了数种文化名人访谈录，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社与蒋先生的合作始于2007年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书。2008年合作推出《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受到了文化界和读者热烈欢迎。从本辑起，为简洁易记更名“大师的智慧”。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该丛书每辑十册，介绍十位大师，敬请读者留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序言 五十知天命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竟连续获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

出重要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

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功。理解了“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大道至简。

蒋 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目 录

冯友兰：海阔天高我自飞 / 1

冯友兰小传 / 34

冯友兰的故事 / 35

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给我的启发 / 146

大师的智慧



冯友兰：海阔天高我自飞

冯友兰先生去世于1990年，享年95岁。他这一生，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悲壮之剧，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命运共沉浮，他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坎坷遭遇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象征。冯先生的一生，是一部历史大片，我相信总有一天，电影巨片《冯友兰传》会问世，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民族旧邦新命、走向共和、走向现代化的缩影。

“三松堂”的天地境界

“三松堂”是冯友兰先生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的寓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冯先生及其女儿宗璞一家，一直住在此处，光阴已越半个世纪。庭院有三棵松，挺拔青翠，生机盎然，冯先生热爱松之品格，故命寓所为“三松堂”。2008年2月春节期间，我陪同冯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为筹办张岱年先

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而到此拜访宗璞老师。宗璞二话没说，当即在倡议书上签字支持。

正值隆冬时令，万木凋谢，唯有“三松堂”院中的松树常青，我猛地想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格言。这句格言，不正是对冯先生一生的写照吗？

三松堂



三松堂庭院及冯先生手写匾额

冯友兰这一生大灾大难，没有过上几天平静安逸、可以好好做学问的日子。在1949年之前，他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在此之后，他又深陷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阶级斗争。所庆幸的是，冯先生从1980年之后，到1990年，即85岁—95岁这10年，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才使他的人生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他以大自由、大自在的人生境界，口述完成了他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在耳不聪、目不明的身体状况下，他要“海阔天高我自飞”。

我常常想，如果冯友兰先生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想不开而自杀、或者身心疲倦而未长寿、或长寿而万念俱灰，那么，他的最重要的、晚年精华著作，便不可能诞生。可以说，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是从85岁开始的。我们扪心自问：您见过这样的老人吗？85岁还在以极大的毅力、干着自己未竟的事业。在这期间，他病



冯友兰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重过几次，只因《中国哲学史新编》未完成，他抓紧到医院治病，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临近95岁的时候，巨著写完了，想说的话说完了，没有遗憾了，他便说走就走了，巨著完成后4个月，他安然离去，离他的生日只差几天。他的遗体火化那一天，即1990年12月4日，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他的生与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同在一天，时间怎么会是如此巧合？他超越了生死，死对他来说，是涅槃、是重生。

他的学生涂又光讲：在冯先生生命的最后半个月，他还断断续续说了一些话。我注意到，这些话里都没有“死”字，更没有说他身后如何。我领悟到，他言不及死，是因为他心无死字。先生是超越死生的人。这就是他在《新原人》中讲的天地境界。先生之学的中心问题，是人生精神境界中的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有天地境界的人，对于死生大事的态度，是“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生亦顺化，死亦顺化，毫无芥蒂萦怀，所以超越死生。挨批挨斗，若无事然，照样吃得，照样睡得。不吸烟，不嗜酒。坚持锻炼身体，并有从师习武的童子功，收藏兵器的爱好。得享高寿，岂是偶然。为此，我作了一副

挽联，悬挂在冯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灵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劝，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讲：“‘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父亲很赞赏张载《西铭》中的这最后两句，曾不止一次讲解：活着，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死亡则是彻底的安息。对生和死，他都处之泰然。”

冯友兰先生是一位将天地境界视为人生最高境界、并完全融入自己生活之中的哲学家，可以讲，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明白了生死，了却了生死。也正是这个原因，哲学的智慧让他渡过了生命中的千难万险、刀山火海。冯先生在波涛汹涌、海浪滔天的人生大海中能够长寿，实在不容易，其根本之因，源于他的天地境界。

冯先生在其所著《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种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哲学的目的和作用，是使人最终达到最高层次的天地境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生命的永恒意义，与天地同流，与宇宙同在。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有天地境界的人不必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但对于有这种境界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有了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意义，过这样生活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人性的解放、自由的至乐。“极高明而道中庸”中的“高明”，是指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中庸”是指日常生活。二者的统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超越了自然和人类界限的天人合一。

人生境界说可以说是冯友兰哲学思想中最珍贵的部分。他曾说，平生立论最不可改变的就是境界说。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亦有不同。自然境界是指人对其行为只有生物直觉；功利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道德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的；天地境界，亦即哲学境界，指人对其行为还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

冯友兰与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是好朋友，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把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正由于这层关系，冯友兰便看上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岱年，

于是就把堂妹冯让兰介绍给他，两人结为百年夫妻。作为冯友兰妹夫的张岱年，对冯先生知之甚深，我在访问岱老时，他讲：

冯先生在《新理学》《新原人》等著作中，强调提高精神境界。从他的态度、言行来看，他确已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态度谦和宽温，待人接物，从无疾言厉色。20世纪50年代，他虽然表示赞同唯物主义，但仍多次受到批判，他坦然怡然，从无愠色。当时对冯先生的批判实有过“左”之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冯先生更受到猛烈的冲击，当时冯先生表现了类似“见侮不辱”的超脱态度。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冯先生强调《易传》所说“修辞立其诚”。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赞成《庄子·逍遥游》所说的宋荣子的态度：‘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认为是真理的，就要坚持了。”我当时对他说：这正是哲学家应有的态度，本来就应如此。其实这也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对于冯老的这次表态，我表示深切的敬意。

宗璞老师讲：老实说，几十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开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现在看来，人们的看法愈来愈接近事实，这是长寿

的好处。父亲曾说：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若无生活经验，那是无法理解的。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悖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

照父亲的了解，那“孔颜乐处”，是把出世和人世的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彼岸性和此岸性的一致。所以能“胸次悠然”。所以父亲能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又屡逢死别的情况下活下来，到晚年依然思路清楚、记忆鲜明，没有一点老人的执拗和怪癖。有的老先生因看不懂自己过去的著作而厌世，有的老先生因耳目失其聪明而烦躁不安，父亲却依然平静自如。其实他目力全坏，听力也很可怜。但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没人理时，便自